



“人格分裂”方文山

文 / 本报记者 金丹丹 图 / Echo

是周杰伦成就了方文山抑或是方文山成就了周杰伦？

这就似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一样纠结。

这个总是被暧昧地叫做“周杰伦背后的男人”上周日来浙江图书馆文澜讲堂开了场讲座并签售新书《中国风——歌词里的文字游戏》。

一个上午，在著名填词人、讲座老师、作家三个身份中穿梭，但不为你所知的方文山，更多。就好像他说的：“我创作音乐的时候比较内敛，比较温婉，比较稳，但另外一些时候就比较活泼，和朋友开玩笑的时候，还有我收集的东西，喜欢的事物。还挺冲突的吧。”

也好像他的打扮，格子衬衫牛仔裤帆布鞋，和任何一个少年打扮也没有什么两样，但39岁的方文山安静地站着的时候，就有一股似乎与生俱来的古人气场，一种沧桑感。

再好比他家的装修，一百多平米搞了7种风格混搭，客厅是简约明亮的地中海风，厨房走法国普罗旺斯田园风，主卧室是颓败废弃工厂风，浴室是东南亚热带雨林风。

他做的工作，好像也随时能转换角色，除了填词，他一本一本地写书，又是华人版图出版社总编，现在他又开发了新工作，在台湾屏风表演班的新戏“六义帮”舞台剧里横跨三个时代演三个角色，而下阶段，他准备自己拍电影，是个小成本的爱情故事，还有，写历史小说是他在可以预见的未来里最想做的事。

“可能人格分裂就是这样来的。”吃着片儿川的方文山哈哈大笑。

红人方文山

生活还是很简单

九点半的讲座，方文山提前十几分钟到，不高，很瘦。因为睡过头了，连早饭都没有吃。但还是仔细地扣好了黑白格子衬衫的第一颗扣子，深灰色领带一丝不苟，浅灰色牛仔小西装的下摆也很平整。

上午的四个小时，一场爆满的讲座，三百多本书，人挤人地签售，若干采访，和书迷合影，一直饿着肚子到下午一点半才吃上中饭，期间一直说着“嗯，嗯，好的”，一点不高兴的表情都没有。

他不讲究，住在解放路一个小的宾馆，主办方中饭的时候点了很多杭州菜，他吃得很开心，但又担心地讲：太多了，吃都吃不完。

有人问他，现在红了，总归不一样了吧？

他很认真：“没有啊，像我在台北的生活还是很简单，而且我现在睡公司的几率比杰伦高哎，因为他现在搬到自己家里去。我是随性到什么程度？我今天因为来这边还打个领带，弄一点小正式。我有时候在公司赶稿，几天都没有出去。我就吃泡面，睡录音室的沙发。有时候太累了我就懒得走去录音室，就直接在座位上铺一层瓦楞纸增加厚度，放个同事送的枕头，拿个大衣就睡了。我的生活形态、对待朋友的方式和九年前十年前刚来台北一样。”

十年前，他是来自花莲的高职生，学的是电子，做着防盗器材的推销员。

“我很晚熟。我一直不晓得说我要做什么，或对什么有兴趣，就是懵懵懂懂这样子。那个时候我的理解是说反正我读大学还是要工作，还不如高中毕业就工作，我还可以先赚四年钱，就是小朋友的那种解读。”

真正发现自己的兴趣是服役的时候。他是空军通讯兵，接电话，很闲，没事做就去借很多书看。读很多历史书、龙应台的作品、席慕容的诗。“你阅读的时候，脑海中就很有画面感。”对创作和电影都有了兴趣，后来去台北念了很久的编导班、编剧班，但是当时台湾电影不景气，就毛遂自荐开始投歌词稿。

没有背景，也没有熟人，翻CD内页，找上面印着的唱片公司制作人和歌手。“我就是想要尽人事，尽到我掌控的范围。印了一百份资料，同一家公司寄了三五份五六份，就怕太少万一企宣没有上报。”

吴宗宪发现了它。“宪哥说我的文字有一些可塑性，会有空间可以发展。我和杰伦是同一年同一个月份进公司的，是九、十年前吧，从此签下词曲的经纪约。”

填词人方文山

一直很焦虑

然后，他有了和周杰伦的第一次合作，第一次尝试中国风的歌曲——《娘子》。八九年前，流行音乐还根本没有所谓的中国风。

“一开始写作品很忐忑不安，如果卖得不好，唱片公司就会缩减这种风格。而且如果价值观不一样，歌手不想唱这首歌，你就要尊重他，那也就不会有这首歌了。杰伦年纪比我轻，又是八九年前，哎，他居然也能接受这种古诗词韵味的！如果他是所谓的新新人类啊，或网路时代啊，娘子娘子可能就不熟不晓，所以我们其实一开始想法就很一致。人和人如果有相同的价值观和频率，对很多事物的认同都是一致的。”

现在，中国风已愈来愈流行，“一开始我是无心插柳。我之前就喜欢古诗词，韵脚啊，它的余韵啊。之前有积累，创作无形中就会写出来。后来有意识地回顾它，外界的评价也给了我信心。”

他讲自己写词，一个demo带公司会叫三四个人填词，但最后只会用一个人的作品，没有录用就是零报酬。他现在是跟自己较劲，一个曲写两三个版本，让公司挑。还希望自己能不断开拓题材的广度，不要只局限写情歌，像《爱在西元前》的无厘头，《忍者》的日本风，《布拉格广场》的异域风情。

当然也会怕“江郎才尽”：“那时候我写《东风破》，我觉得这首歌词的文字、意境、语法已经算是很完整的了。写完《东风破》后我又写了《发如雪》，然后又开始担心，我想说《发如雪》应该是经典了，怎么办？没有办法突破了！然后我又写了一首《菊花台》。写了《菊花台》我又开始紧张了，我想完了，《菊花台》之后再也没有更好的作品怎么办？然后我又写了《青花瓷》，然后写完《青花瓷》之后，我又开始焦虑了。”

此时，他露出腼腆又得意的笑容：“这几天我又刚好完成了一首歌。这首歌很特别，一般我写音乐在台北就完成了，可是那时候答应了出版社的邀约，可能杭州、天津、北京、上海都有一些行程，我就带过来写。这会是杰伦新专辑里唯一一首中国风的歌，也是我第一次在大陆完成的歌。这首歌横跨五个城市，在台北的时候想主题，在香港写下第一句，去天津写下前半段，去北京把后半段完成，昨天去上海的时候又是电话沟通，看要修改什么字。这首歌和书法有关，一共有6个段落，我花了很多时间经营和酝酿。然后我就觉得总算又松了一口气，因为我自己觉得写得还是很有感觉。”